



巩固创文创卫成果
建设美丽幸福忻州

中华诗文绝唱镜鉴

(修身篇)

人生自古谁无死? 留取丹心照汗青。

【原典出处】

(南宋)文天祥《过零丁洋》

【名句释义】

“人生自古谁无死? 留取丹心照汗青。”这句话的意思是:人世间谁都不能免于一死,但应该死得有意义,应该留一颗赤胆忠心照耀史册,以激励鼓舞后人。



“虎斑”地貌美如画

张存良 摄

虎斑丹青翠峰山



□作者 刘喜才 赵瑞琴 赵维新

提及华夏名山大川,人们常常想到的是五岳的奇崛、黄山的灵秀,却鲜有人知晓,在晋西北的黄土褶皱里,藏着一座被《河曲县志》收入“八景”的翠峰山——它没有张家界的峭壁穿云,亦不似漓江畔的烟波浩渺,却以亿万地质运动雕琢的“原始地质公园”奇观,以及黄土高原上独有的苍莽风骨,成为河曲人血脉里最深厚的地理印记。此山不高而势雄,不奇而境深,恰似一部摊开在黄土地上的立体史书,静待世人翻阅。

御赐嘉名,古寺雄山

翠峰山巍然矗立于河曲县沙泉镇赵家沟村,海拔1637.4米,是晋西北黄土高原原始地貌的典型代表。这座神奇的山峰以其独特的“虎斑纹”沟壑形态闻名遐迩,向世人诉说着黄土高原的沧桑变迁。

据传,翠峰山得名于元朝仁宗皇帝。当年仁宗北上祭祖拜天,途经此地休息时,偶然抬头望见南面一座山峰巍然耸立,苍翠欲滴,颇为惊叹。得知此山尚无名称,仁宗便赐名“翠峰山”,并拨银五万两在山上修建寺院,三年后建成十二座,其中最大的阎老殿后来改名为“宗说寺”。历来多有题咏,清代本县人任临汾曾写过一首诗《翠峰罗汉》:“石壁凌空坐列仙,几生修到脱尘缘。丹成缑岭看挥手,锡挂洪崖笑拍肩。柳眼开时超十二,龙睛点就小三千。今朝拾级登高岭,依旧云云带晓烟。”优美的传说为翠峰山增添了皇家光环和神秘色彩,古诗和古诗为翠峰山增添了历史底蕴和文化厚重感,翠峰山已成为作家、画家、摄影家创作中不可多得的灵感来源。

翠峰山的地貌特征极具艺术价值,其“虎斑纹”地质结构在视觉上形成规则肌理,为水墨画创作提供了独特素材。上世纪80年代以来,这里吸引了很多艺术家前来采风,著名画家吴冠中曾评价翠峰山为“黄土高原艺术创作

的金矿”。这种自然景观与历史文化的完美结合,为艺术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联想空间。

秋日时节,翠峰山层峦叠嶂的青色山体宛如一幅壮阔的画卷,在黄土高原上铺展开来。当地流传着这样的说法:深入翠峰山腹地需要非凡的勇气,若误入险要之地,往往需要三天两夜才能脱身。而有些人被其独特风貌吸引,偏偏向险而行,“乐不思蜀”。著名画家吴冠中、许仁龙等艺术大家初次深入采风时,就曾在此驻留月余,甚至长达一年之久。

笔墨山河,艺术宝藏

1989年10月的河曲写生,是吴冠中艺术生涯的重要转折点。在陪同的学生王秦生引导下,这位古稀老人寻找“黄土荒漠之典型地区”,最终驻足晋西北河曲县。每日晨起,他面对被雨水冲刷、满山皆沟壑的地貌,静心思考,猛然产生了惊人的艺术联想——起伏的山形如同众多老虎,而那些沟壑恰似老虎皮毛上的斑纹。他在《出现老虎》一文中写道:“我终于发现黄土高原是展拓了的老虎之群,其间伏卧着无数猛虎,有的正将跃起,有的还在酣睡。作完数幅黄土高原,意犹未尽,于是我画起老虎来。”这种将地理特征转化为艺术创作标志着吴冠中完成“从风景写生到精神写意”的蜕变,其价值在于为现代中国画开辟了根植本土、融贯中西的新路径。一个月河曲翠峰山写生之旅诞生的《老虎高原》,更以极富乐感的线条勾勒出这片土地精神的图腾。

《晓色初动》是张明堂、赵益超于1989年合作完成的国画作品,取材于河曲县赵家沟的黄土高原风貌,以冬季凌晨小学生沿盘山道上学的情景为表现主题。该作品在1989年第七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中荣获国画金奖,成为山西省首个获此殊荣的美术作品。其艺术特色以点子皴技法为核心,通过细碎笔触营造出兼具装饰性与朦胧美的视觉效果,突破了传统山水画范式。1989年,该作品作为改革开放后陕西山水画代表作,参与“时代长安”上海巡展,展览说明强调其“地域性与现代性的美学平衡”。

风姿秀丽,旅游胜地

曲径通幽境,默然一奇峰。
亭亭面人世,落落傲苍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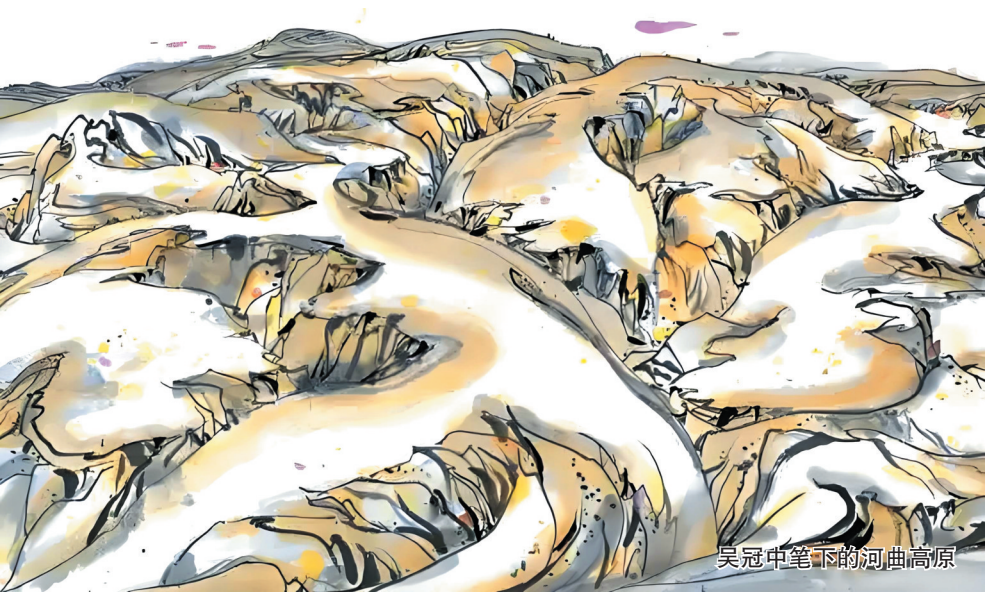
这是河曲本土作家王文才先生的《题翠峰图》一诗,该诗准确、凝炼、形象、传神地表现了翠峰山独特的风貌,诗中一“奇”一“傲”,形神毕现,境界全出。作为河曲最高峰,翠峰山在本地的知名度可想而知,但因其地处河曲南端偏远山区的赵家沟之故,许多人是只闻其名而未睹其容。几年前,有幸见识了闻名已久的翠峰山,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,感触良多。

百闻不如一见,也许在一些游览过名山胜景之人的眼中,翠峰山只是一座极其普通的山峰,她既没有芦芽山的雄奇险峻,也不及云中山的高耸挺拔,真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。然而翠峰山仍能以其朴实秀丽的风姿,吸引着周围的人。闲暇之时,我们相约文友十几人上翠峰山,骋目开怀,登高揽胜,领略一番黄土高原辽远雄壮的风光,也不失为一件雅事。

件雅事。

虽然平日站在山底,一眼就可以望见翠峰山,但攀爬登顶的征服感、成就感更令人神往。我们往西顺着弯弯曲曲的山路走了三四里,翠峰山便近在眼前了。其时深秋将至,山的青色虽已褪去,但高峰巍然屹立,仍显现壮观景象,令人惊叹。老杜诗云“造化钟神秀”,翠峰山不就是最好的见证吗?几经审视,我们认定了上山的道路。沿着山东边的一道陡坡,我们一步一步小心翼翼地踏上一条铺满砂砾的羊肠小路,披荆斩棘,奋力攀登。有几步因坡陡砾多脚底打滑,需手脚并用才得以顺利通行。俗话说“上山容易下山难”,说得固然在理,但其实上山也挺不容易的。

得到顶峰,眼前顿觉豁然开朗,喘息未定,我们便又陶醉于无比壮阔的境界中了。在蓝天红日的映衬下,山顶更显得平坦而又宽阔,收割后留在地里的糜子茬像千万把短剑一样直刺向湛蓝的苍穹,仿佛还在传承着那种不屈的精神。突然,一位朋友说:“杜甫诗句‘会当凌绝顶,一览众山小’的意境,我算是真正体验到了。”同行的众人又何尝没有



吴冠中笔下的河曲高原

这样的心境呢?看看山下的村庄,隐约可见;望望四周的沟壑,绵延无际,群岭如众星捧月般托起雄伟秀丽的翠峰山。与身处峰顶的自己对话,感觉恍如天外来客,在此遗世而独立。口里吟诵着明代河曲人苗朝阳“翠峰云拥堞楼低”(《咏河曲八景》)的诗句,脑中遥想“云际翠峰”的景致,别有一番情趣。身边不远处,是一座被几个小土丘围着的小四合院,这就是逢年过节人们常来祭拜的阎老殿。赵家沟村的庙会日期是农历四月初八,每年的这天上午到中午,来阎老殿敬香许愿的人络绎不绝,下午,村里临时搭建的土戏台上演出地道的河曲民歌二人台,观者如流,热闹非凡。进入院内,只见坐北的是观音大殿,坐西的是药王殿,院内碑石林立,殿内香烟缭绕,幽静肃穆。主事的是一位六十多岁的瘦小老人,在他的指引下,我们虔诚祭拜……看着近丈高的观音像庄严慈祥、无嗔无怒的宝相,顿觉心灵澄澈,杂念全消,脑际萦绕的满是虔诚的祝愿和心念的遥寄。走出阎老殿,漫步在几个小土丘之

倘若问起这里的庄稼人有什么打算之类的話,那“箍窑、娶媳妇、供养娃上学”的直截了当的答语,会让你感受到一种山里人的淳朴与厚道。这里的人也不太讲究什么“待客文明”,招待客人经常是盆、碗、碟一起上,让你大胆地随便吃喝,那种热情简直要把人融化掉了。在敞开心扉尽情感受山里人的真诚、亲切与豪爽的同时,你就应该放开肚量调动胃口吃好喝好,不必过分谦让、拘谨。有时聚在一起喝酒,一些山里汉子总嫌酒盅太小喝起来不过瘾,竟用碗盛着大口地喝,那海量直让你感受到一种激动人心的豪情。不必远去,在这里你就能感受到塞北高原汉子的那种粗犷豪爽之气。也许是因为水土气候特异的缘故吧,这里的饮食很有地方特色,那喷香的捏钵豆面、搓面团和纯粹的炖羊肉、羊杂碎,便是每户人家上好的待客饭,纯正可口风味独特,让人吃饱了还想吃。是啊,凡是在赵家沟住过的人,谁没有吃过这些美味佳肴呢?那软而不粘的搓面团、荤而不膻的炖羊肉……每次想起来都让人久久回味。

奇山蕴宝,钟灵毓秀。在赵家沟人的心目中,翠峰山永远是他们的骄傲。在田地里劳作的人们,只要抬头望望近在咫尺的翠峰山,浑身就会充满力量,干起活来劲头十足。千百年来,赵家沟人就是这样熬过来的。

正是因为赵家沟依然留存着古朴的村貌和淳厚的民风,也正因为有雄奇秀丽的翠峰山和黄土高原特有的虎斑地貌山岭沟壑,所以几乎每年都有一两批省内外各地美术院校的师生慕名来此写生。在这里,他们画下了“石径相通,鸡犬相闻”的农家小院,画下了淳朴、厚道的山里人,画下了“翠峰夕照”的迷人美景……而作为避暑胜地、高原标本,翠峰山还有待越来越多的游人掀开她的面纱,走近她,喜欢她,从而书写新的诗篇。



河曲县赵家沟

张存良 摄